

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 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以《前赤壁賦》為主題

蔡根祥

提 要

宋代蘇軾的文章最爲人所稱道，其中《前赤壁賦》被選入國語文教材。清朝凌廷堪、張爾岐等人認爲《前赤壁賦》裏“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兩句，以天文知識來講，是有錯誤的。本論文試圖從蘇軾的經學著作《東坡書傳》中有關天文方面的解說內容，再補充蘇軾其他詩文裏相關天文的描述文句，與《前赤壁賦》中天文陳述作比較，得以瞭解蘇軾的天文學知識的程度，並以判斷蘇軾的文章是否真的產生天文知識的錯誤，抑或蘇東坡如此寫作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從蘇東坡《東坡書傳》對《尚書》中所記載天文曆象的註解，可以確定蘇軾大部分都依循傳統《孔傳》的論述，也有超出《孔傳》，提出自己看法的。可以得知他對天文的瞭解程度，並不限定於《尚書》，更參考其他天文論述，具有深厚的天文知識基礎。

蘇軾既然具有註解《尚書》天文的認知能力，也表現在他所創作的其他詩文裏。蘇東坡詩文作品裏提到天上星宿不少。經筆者查考分析，在在都顯示蘇軾對天文縣象的精確理解。而對“斗、牛”二星宿更有切身深刻的認識。而“斗、牛”二星在天文星宿上，是極具代表性的，可以借代爲指天上繁星。

據此可知，蘇東坡《前赤壁賦》“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應是用“斗、牛”來“借代”衆星的修辭格用法，說“月亮從東山升起，在夜空中，與滿天繁星優遊共舞”，並不牽涉到星、月之間位置、距離的是非對錯問題。

關鍵詞：赤壁賦 借代修辭 斗牛 二十八宿 天文星象

一、前 言

在中國歷代散文的發展上，唐宋八大家是具有極大影響力與地位的。唐朝的韓愈，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盛譽，自是宗師無疑；然而，宋代的四川眉山蘇家，一門三傑——蘇洵、蘇軾、蘇轍，在八大家中就佔了三個名額，可謂睥睨天下，傲視古今。當然，其中的蘇軾東坡居士更是三蘇中之翹楚，也最爲人所稱道。蘇東坡的文學藝術，各方面都達到極高的水準，豪放的詞、深含哲理的詩、自然流暢散文，無一不是後人所琅琅上口、津津樂道的。在科舉時代，有所謂“蘇文生，喫菜羹；蘇文熟，喫羊肉”的諺語。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州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博通經史，善屬文，喜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而歎得其心。當王安石(1021—1086)創行新法時，蘇軾屢次上書論其不便，觸怒王安石，所以一生的際遇都是起伏顛沛，曾被貶謫廣東惠州，更遠貶到海南島安置。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有六。¹

蘇軾是位全才型的天才，不但是文學家，也是書法家、美食家，還是圍碁高手，同時也是位政治家、經學家。蘇軾爲文，曾經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他的文章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東坡也喜好書法，後世推爲宋四家之一，宋代尙意書風之始祖；而墨竹之作，與他的好朋友文與可並稱爲大家。² 蘇東坡的經學著作，有《易傳》，是秉承父蘇洵的遺命而著成的；又有《論語說》，二者皆成於居黃州之時。《書傳》十三卷，草稿於居

1 參《宋史》本傳、《東坡年譜》(王宗稷編)、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

2 宋代書法史上，有四大家之稱。四大家就是指：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之書風，承唐朝尙法書風餘緒，法度謹嚴，還不是宋代尙意的風格；實質的尙意之風，以蘇軾爲起始。蘇軾與文與可言墨竹之作，屢見於其《文集》中，如《題文與可墨竹》、《文與可墨竹屏風贊》等。

海南之時。³ 蘇轍謂能“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言”。⁴

蘇軾的古文作品，一直是中學國文教材選編的寵兒，如《記承天寺夜遊》一文就被選入臺灣國民中學國文教材裏，而他的《前赤壁賦》更是高級中學國文教材中有名的篇章。《前赤壁賦》中除了具備有蘇軾的思想，深深體會到莊子的“齊物”觀，所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當然也有表現出蘇東坡灑脫達觀的人生態度。不過，樹大招風，獸腴集矢，《前赤壁賦》文章也引起了文學解讀的爭議，讓我們不能忽視。有人認為《前赤壁賦》裏“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兩句，以天文知識來講，是有錯誤的。

本論文試圖從蘇軾的經學著作《東坡書傳》中有關天文方面的解說內容，再加上蘇軾其他詩文裏相關的天文敘述文句，跟《前赤壁賦》中的文句作比較，以判斷蘇軾在文句上是否真的發生天文知識的錯誤，抑或是蘇東坡這樣寫作是有其他的因素呢？當然也同時可以瞭解蘇軾的天文學知識的程度。

二、《前赤壁賦》中天文問題的提出

蘇軾在《前赤壁賦》文中，交待了遊覽赤壁的時間，也描述當日遊覽赤壁的情景，也表達出身在其中真實的體會與感慨，他說：

3 《四庫全書》本《東坡全集》中《東坡先生年譜》元符三年，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下引東坡《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愛日齋叢鈔》卷二引李燾之說亦以為：“當安石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傳》，與安石辯者凡八九條，尤為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洪水，闢揚墨下。”陳善《捫蝨新話》云：“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於《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為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解論》，又矯枉過直而奪之。”是蘇軾《書傳》之作成，或有感於王安石黨之屢加迫害，因而為之。故其書中所論，幾乎專駁王安石《三經新義》中之《書義》，雖其《書傳》之中未嘗有一言及王介甫，然其論說，每曰“學者”、“近時學者”、“俗儒”、“近世儒者”、“後世好殺者”等，皆暗指王安石《新書義》而言，並譏其新法之害。其實東坡《書傳》見解，自始即與王氏相違。本論文中引用《東坡全集》皆用《四庫》本，不再贅述。

4 《四庫》本《東坡全集》前附蘇轍撰《東坡先生墓誌銘》。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問題是因為蘇軾說在“七月既望”的時節，看到了“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天文景象；因此，後來對天文有所瞭解的學者，就提出了質疑：在“七月既望”時，月亮初升的時間點，明月跟斗、牛二星宿的相對位置，真的如蘇東坡所言嗎？

第一次提出這個疑問的，應該是宋代李如箎撰《東園叢說》卷下《雜說》“赤壁賦”條下。書裏說：

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而同；以大要言之，亦只合在危、室間，無緣在斗、牛。⁵

然則此說蓋在宋朝已經出現了。不過《四庫全書》提要以為此書乃後人所偽作，並非宋代舊籍，不可必信。

直到後來，清朝凌廷堪在《書蘇東坡赤壁賦後》一文裏，更直接指出問題所在：

東坡《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案：壬戌為宋神宗元豐五年，距乾隆七年壬戌凡十一壬戌，六百六十年，歲差不過十度。七月太陽所約在張、翼左右，則既望之月，當在室、壁之間，不當云“徘徊於斗牛之間”也。壁在斗東已一象限，初昏時，斗、牛正中，月方東出，安得徘徊於其間。蓋東坡未必真有是遊，特想像而賦之，以為《月令》“孟秋之月，昏，建星中”，建星在斗上，月既漸升，

5 宋李如箎：《東園叢說》（《四庫全書》本）卷下《雜說》“赤壁賦”條。

臆度應至斗、牛；不知月漸東升，則斗、牛亦漸西降，月決不能退至斗、牛也。昔人謂梅花開於孟春時，昏參中，夜半則參沒。《龍城錄》所云：“天曉月落參橫者誤。”故東坡作《梅花詩》，特云“耿耿獨與參橫昏”以正之；然則東坡蓋知縣象者。今以此賦考之，則東坡於縣象，亦未必了了也。⁶

後來，張爾岐也在他的《蒿庵閑話》裏說：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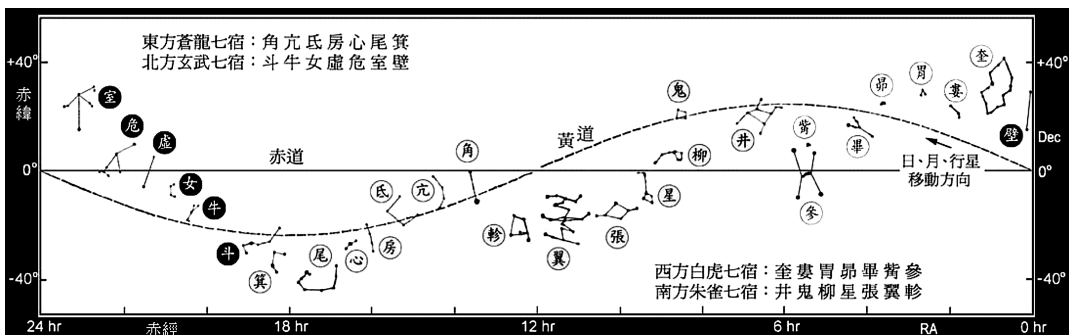
可見這個問題，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爲了要說明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也讓大家能瞭解凌廷堪所說的内容，在此先說明一些天文的基本知識。

上古時代，人們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是很不穩定的，要看運氣才能得到一餐溫飽，而下一頓在哪裏，沒有人知道。後來，人們開始注意到計劃生活，於是有所謂“伏羲氏”的時代，代表著畜牧圈養，生活比較有計劃性，但是得逐水草而居，以便畜牧育禽。後來更發展成“神農氏”所代表的農業生產時代，進行定居式的生活。然而，農業生產要能掌握天候，順應四時變化，寒來暑往，才能有所收穫，生活得繼。於是，先民進一步發現大地自然天候的變化是有一定的週期的，而這種週期性的變易，與天上的星體位置有一定的相對關聯性，所以積極研究觀察天上星體的變化，以求掌握大地的律動週期，於是發展出古代的天象觀測學。《尚書·堯典》篇中就有一段文字描述帝堯派遣羲、和四子，到四方去觀測天象、自然形態、物候變化等，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天象的觀察來制訂農耕工作的進度，就是“觀象授時”。後來，天文觀測更進步了，於是將一年四季中所能看到的星體組合形象化，形成三垣、二十八星宿，更配合一年十二個月區分爲十二區塊，以每個月所看到的星體來校定節候曆法。

6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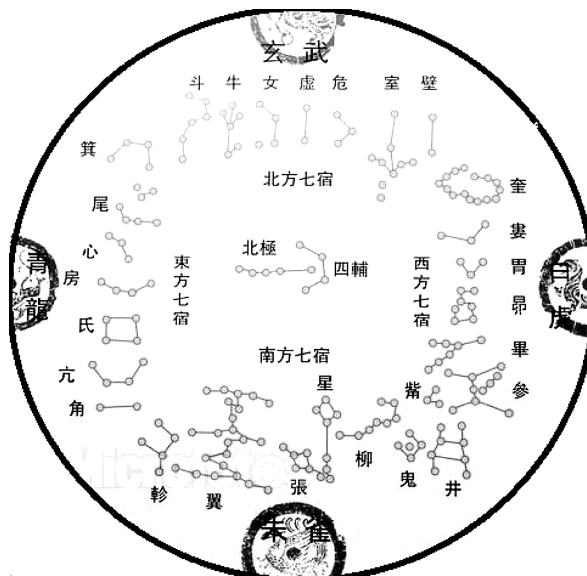
7 清張爾岐：《蒿庵閑話》，卷二。

一般而言,古人觀察星體,都是定時定向的,才能得出正確的天體週期的位移變化。因為天上的星體除了每一年隨著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而有位置移動的大週期外,還有每一天都在隨地球自轉而變動,不同的時間,二十八星宿的位置會不同。所以,古代掌管天文的官員,習慣上是在每天初昏的時間,向南方的星空觀察,看哪一組星體出現,以定節候然否。如下圖:



二十八宿出現時間及其位置圖

上圖是一天裏二十八星宿在黃道上出現的位置,隨地球自轉連動的。而一年之中,二十八星宿在每一天同一時間在星空的位置也會隨地球公轉而產生位移,一年正好是一個週期;我們用下面的圖來表示:



這張圖是按照中國傳統方位來畫的，左青龍，右白虎，而且，要將觀察者的頭頂對向圖中央來看；眼前的朱雀方是南方，後腦的方向是玄武的北方。圖要以逆時針的方向旋轉，就可以模擬天體的移動。

二十八宿按一年十二個月位移跟月份相配，初昏正南方出現的，大致上一月是井、鬼，二月是柳、星、張，三月是翼、軫，四月是角、亢，五月是氐、房、心，六月是尾、箕，七月是斗、牛，八月是女、虛、危，九月是室、壁，十月是奎、婁，十一月是胃、昴、畢，十二月是觜、參。當然，因為有“歲差”的關係，所以這個位置也會有些微的變動。所謂“歲差”是因為地球的自轉軸有陀螺形的旋轉擺動，擺動半徑是 23.5 度，以 26 000 年為一個週期的位移，形成所謂“移宮”現象；不過，在短時間裏，“歲差”是影響不算大的。

古人也將二十八星宿配合為十二星次，更有將星體對應地面上的地區與國家。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各據一方，爭霸逐鹿，負責觀測星象人員就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諸侯國相聯繫對照，於是出現了古代的分星和分野。《星經》裏說：

角、亢，鄭之分野，兗州。

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

尾、箕，燕之分野，幽州。

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

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

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

奎、婁，魯之分野，徐州。

胃、昴，趙之分野，冀州。

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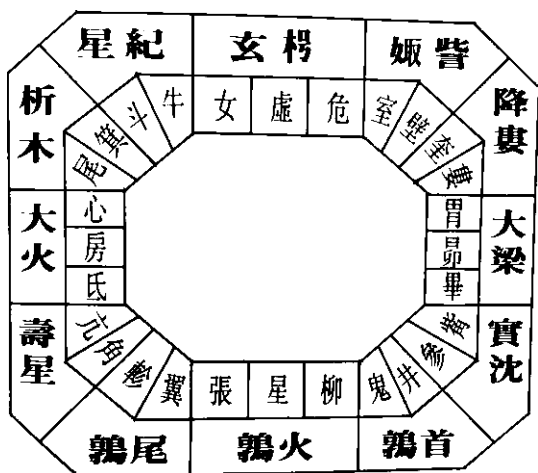
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

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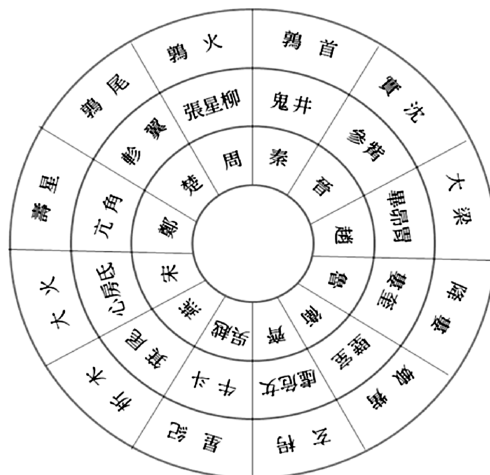
翼、軫，楚之分野，荊州。

角、亢等星謂之二十八舍,主十二州。⁸

比如古代的咸陽,即為雍州的對應地區,其分星為井宿,那麼井宿的分野也就是雍州。



十二星次與二十八宿對應圖⁹



十二星次與二十八宿分野圖

從這個圖表裏,就可以知道張爾岐所說的,跟凌廷堪所說的是同一個問題。十二星次相對於十二個月份,鶉首是一月的位置,鶉火是二月的的位置,如此類推。

瞭解了以上的天文知識後,我們來看凌廷堪所提出的問題。

首先,我們都知道,古代的“既望”是指月中的十六、十七日,月亮出現的方位應該在東方且稍偏北一些;而七月中時,二十八星宿中是斗、牛出現在正南方,東方的星宿應該是“室、壁”,或者是“壁、奎”;那麼,月亮初升之時,月亮的位置與斗、牛星宿的距離,應該至少有一個象限(即是周天的90度),所以,就天象而言,“月出於東山之上”時,是不可能“徘徊於斗、牛之間”的。

凌廷堪所提出的疑問,就今天天文學的知識看,是合理而正確的。因此,凌

8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四庫全書》本)卷十五。引《星經》之文。

9 此圖取錄自高振鐸主編《古籍知識手冊(3)——文化知識》(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初版),頁7。並經本人訂正其中錯誤。

廷堪認為，既然文章中有這樣不合天象的描述，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蘇東坡未曾真有赤壁之遊，所以僅憑想像而賦之；第二是蘇軾可能真有這次遊歷，但是由於蘇軾對天文縣象（星體的現象）不瞭解，所以說錯了。他還強調，透過蘇軾的《梅花詩》對天文曆候的注意，蘇軾應該是對天文有瞭解的，不至於犯這樣的錯誤；然而事實就是事實，所以他只能說蘇東坡對“縣象”不甚了了。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這個天文學上的衝突，顯然對這篇文章而言，都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減低了它的可看性，削弱了文章的可信度，也破壞了人們對坡仙的崇敬。

《前赤壁賦》這篇文章作為國語文教材，在教學上，語文教師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個問題，就算知道了也不大會提及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

三、從《東坡書傳》探討蘇軾的天文知識

被韓愈描述為“詰屈聱牙”的《尚書》，是上古聖君賢臣政治思想與治國安民的典範，是歷代帝王、將相必讀的寶訓。漢代的君主自武帝以下，幾乎每一位都接受過歐陽家《尚書》博士的指導。唐太宗為唐高宗寫下一本政治指導書——《帝範》，其中重要的觀念都來自《尚書》。宋代王安石熙寧變法，重新註解三本經典，其中也有《尚書》。

前面曾經提及過，上古時代的統治者為了治國安邦，為了生民富強，都必須有專門觀察天象的人，並根據天上日月星辰的週期變化來制訂行事的軌則步調，就是曆法，好讓朝廷能規劃措施，人民也有準則依循。《尚書》中就有相關的記載。

蘇東坡既然有註解《尚書》的著作，他必然也註解到《尚書》中所記載的天文歷象。所以，從他註解《尚書》中的天文歷象的說明裏，就可以得知他對天文的瞭解程度了。

《尚書》中記載天象的文句，最集中的當然就是《堯典》裏的“觀象授時”一段。《尚書》經文如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孔傳》解釋“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一段說：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

而蘇軾《東坡書傳》卷一註解則說：

昊，廣大也。曆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蘇東坡有關天象的解說，與《孔傳》並沒有大差異，“星”同樣是“四方中星”，“辰”還是“日月所會”。對“曆象”的解釋不同，並不影響天文的觀察與理解。而蘇軾解“星辰”，提出另一種說法，就是“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所謂“星，五星”，是指古代的天上五方的大星，又名為“五緯”，東方歲星木，南方熒惑火，西方太白金，北方辰星水，中央填星土。而所謂“辰，三辰，心、伐、北辰”之說，出自《公羊傳》；宋朝王應麟在《困學紀聞》裏說：“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

(心)、伐(參)、北辰(北極)爲大辰。”¹⁰蘇軾的另類說法，對於註解《尚書》來說，不見得是正確的，不過，他能提出另類的見解，正顯示他對歷代天文論述所知道的甚爲廣博，並不局限於《尚書》的傳統說解範圍。

《孔傳》解釋“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說：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蘇軾於《東坡書傳》在“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句下，總四方之星來說：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宿者，舉其中也。

又在“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句下說：

永，長也。火，心也。

從解釋文句中，明顯可知蘇軾基本上是按照傳統《孔傳》的解釋來說的，蘇氏知道春分二月中，是朱雀七宿畢見於南方。夏至五月中，是青龍中星“火”，包含

10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四庫全書》本），卷五。

氏、房、心三星,而以心星爲主,出現在南方星空。秋分八月中,是玄武中星虛星出現在南方天空。冬至十一月中,是白虎中星昴星見於南方天空。而《孔傳》傳統的解說,歷來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質疑,那麼,蘇軾對天上星體的運行週期及相對出現的時間,應該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沒有甚麼不對的情形。

蘇軾也註解《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一小節說:

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

從這裏的說明,當然可以得知蘇軾是瞭解太陽運行週期與月亮的週期是不一致的,所以才產生閏月來調合兩者的差距。亦即是說蘇軾對天文理解至少是中人以上程度。

《尚書》中談及天文的,還有《舜典》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蘇軾在《書傳》卷二註解說: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也。

《孔傳》則說: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對照之下,蘇軾用以解說《尚書》的天文觀念,其實都是傳統讀書人所既知的、熟知的。

在《尚書·皋陶謨》篇裏,也有談到天文的,就在論“十二章服”處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蘇軾《書傳》卷三的解释如下：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孔傳》說：“日、月、星爲三辰。”《孔傳》所說的是根據《左傳》桓二年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以爲“三辰”即是此日、月、星。而蘇軾以爲“星”是指“五緯之星”，應該是取用了《周禮·大宗伯》所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註解所說的“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的主張。至於“辰”字，蘇軾以爲是“心、伐、北辰”的“三辰”，跟上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一樣，是用了《公羊傳》之說。可見蘇東坡對於《尚書》裏的天文材料解說，除了傳統論述之外，還每有自己的主見，超出一般讀書者的理解。

《尚書·胤征》篇也有提及天文的事實。《胤征》篇談“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在描述羲和未盡職守時說：“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蘇東坡解說：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孔傳》說：“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這還是可見蘇軾承用《孔傳》的理念來解釋的。

《尚書·武成》篇中，有記載“月相”的語詞“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蘇軾對於其中“旁死魄”“哉生明”等“月相”的解釋說：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從這一段解說就可知道，蘇軾是清楚瞭解一月之中，月相如朔、望、生霸、死霸、朏明、既望等情形，以及不同月相出現的時間。

《尚書·洪範》篇裏，亦有論及天文的。《洪範》第四疇“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蘇軾《書傳》的解說是：

“歲，星所次也。”“月所躔也。”“日所在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孔傳》則以為“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是“紀一日”，“星辰”是“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蘇軾與《孔傳》對“星辰”的解說還是一致的。《洪範》篇在“庶徵”疇還有“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與天文相關的語句。蘇軾的解說是：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為國休戚，庶民之能為君禍福也。

《孔傳》說：“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蘇軾也是同樣的理解。兩者的說法，都有根據：《詩經》說：“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可見月離畢則多雨。至於箕星好風，則鄭玄據《春秋緯》有“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之說。

可見蘇軾註解《尚書》有關天文、日月、星辰等名詞、現象時，大多都承用以《孔傳》為主的傳統解說，間中亦採用其他古籍裏相關的天文星象的見解，可以推知蘇軾的天文知識，應該具備中人以上的認知程度。更細緻地說，蘇軾知道一個月裏，月亮在哪一個時間會在哪一方位出現，月相是怎樣的。同時，他也一定瞭解一年十二個月中，每一月會的某一天出現在南方夜空的星宿是哪一顆。

四、從蘇軾其他詩文觀察其天文認知

蘇軾既然具有註解《尚書》天文的認知能力，這些知識應該也會表現在他所創作的其他詩文裏。我們檢視一下蘇東坡的作品，提到天上星宿的實在也不少，有名的像《江城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筆者就所查考到的還有不少，而且在在都顯示蘇軾對天文縣象的精確理解。敘述如下，並加說明。

其實，蘇軾不單止學識淵博，見聞多方，他對於書本上的知識也經常提出疑問，還有跟現實生活相對照，並非一位讀死書的書呆子。對於天文知識來說，也是如此的。

蘇軾作了一篇《真一酒歌并引》說：“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¹¹所謂“布算以步五星”，應該就是指相傳是隋朝丹元子所作的《步天歌》¹²，其書裏以紫微、太微、天市，分上、中、下三元宮，再以四方位的衆星分屬二十八舍，而皆以七字爲一句，條理詳明，是古代讀書人認識天文常閱讀參考的文獻。蘇軾當然也曾經閱讀參考過；不特這樣，蘇軾還將《步天歌》的內容跟真實的天文觀察相比較，認爲實際“仰觀”來得更實在。東坡還有一首《夜行觀星》的詩，他說：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

11 《東坡全集》，卷二十四。

12 《四庫全書》中有《步天歌》七卷。提要說：“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步天歌》一卷，未詳撰人，二十八舍歌也。《三垣頌》、《五星凌犯賦》附於後。或曰唐王希明撰，自號丹元子。鄭樵《通志·天文略》則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案，樵《天文略》全采此歌，故推之甚至；然丹元子爲隋人，不見他書，不知樵何所據。使果隋時所作，不應李淳風不知其人。《隋書·經籍志》中竟不著錄，至《唐書》乃稱王希明也。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

歎喟。

詩中表現出他對天上星辰觀察的實際經驗，並且認為天上的衆星乃是一種自然現象，與現實人間沒有干涉，人們將天上的星星形象化，有將天上的星體運行跟人間的事物作連類感應的接合，這些蘇軾都認為是不切實際的。蘇軾在《東坡志林》卷四裏也論述歷史上有關天文的事件，並提出自己的判斷。他說：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由此，可見蘇軾對天文的瞭解，不止於一般人只是有個大概的印象，而且是達到精準論述日、月、五星與二十八星宿相對位置的判斷，據以評論崔浩所說的是非。

東坡另外一首《和子由中秋見月》的詩，更能看出他對天文認知的精準度。詩文說：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
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
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
青瑩滅沒轉前山，浪颭風迴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卷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唧啞惟楚老。
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恍然一夢瑤臺客。¹³

13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九。

這首詩提供了天象觀測的時間，是中秋時節，明月初升的時候，對我們瞭解星象有很大的幫助。按照天象的運行，夏曆的八月中秋，從星象大週期（因地球繞行太陽公轉而形成的星象位移週期）規律來看，北方玄武中星“虛星”應該轉到正南方的夜空，而東方青龍七星已經轉移由南方流向西方了。所以，詩文中說“西南火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火星”不是今天行星中的火星，古代的“火星”指的是青龍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中的“氐、房、心”三星，合稱為“大火”星，也有以“心星”稱為“火”星的；蘇軾所說的“火星”就是指青龍中的“心”星。而一天之中，天上星象也會隨著地球自轉而位移轉動的，也是從南方向西方移動。所以，詩句是說，青龍七星中的火星如彈丸般從西南方向西邊飛移，而蒼龍中的角星、尾星也在西方夜空裏蟠繞閃爍。從詩句裏，可以明確知道蘇軾對當時天文現象的描述，對二十八星宿在八月中秋的相對位置的說明，都是非常正確而精準的。

另外，蘇軾有《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詩，直接提到“斗、牛”二星宿的。詩文說：

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
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列溫室觀堯羹。
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掛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
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
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
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嘆，作詩寄子誰當聽。¹⁴

這首詩之作，有一事前的因緣，蘇軾曾經送給范純父（祖禹）的叔叔范子功（百祿）一面月石硯屏，也有送給范祖禹涵星硯一方；范百祿有回應的和詩，而范祖禹沒有回應。於是蘇軾又再送了一塊月石風林屏給范祖禹，希望他能爲此唱

14 《東坡全集》，卷二十一。

和一番。後來，范祖禹終於盛情難卻，和了蘇軾一首詩，題為《子瞻尚書惠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賦十二韻以謝》¹⁵，於是蘇軾又寫了這首詩來回應。

這首詩裏面，一開始說“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就是引用了韓愈的《三星行》來做文章，韓愈說：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韓愈所說的“南斗”，就是玄武星象中第一位的“斗”星，斗星後面跟著“牛”星，前面就是蒼龍星象最後一顆的“箕”星。韓愈說：天上的“牛”與“斗”沒有實際的用處，反而是“箕”本來就沒有盛載東西，所以“無善、無惡”。所以蘇軾說“月次於房歷三星”，是就說月石風林屏上月亮形斑紋的位置，按正常的推度，是這石屏的左邊有一圓如月亮的斑紋，月亮斑塊的右上旁可能有三個小斑點，就像天上的“房、心、尾”三星宿，這是二月仲春春分時月亮東升的位置。當然，如果月形斑紋是缺彎的，那就有很多種時間的可能性，不過，並不影響下面由“房”星到“牛”星的推移順序。而涵星硯上則斑點可能就像“箕”形的紋路，好比天上的“箕”宿；就天文星象來說，“箕”星剛好就在“尾”星之後，跟著“箕”星之後順序就是“斗、牛”了；所以就櫟括用了韓愈的文句說“斗、牛不神箕獨靈”。“箕”在古代常用來搖簸穀物、豆類、種子、桑茶之類，所以蘇軾說“簸搖桑榆盡西靡”，這跟天上的星宿西流很相似，這跟《詩經·豳風·七月》說“七月流火”的意思差不多。蘇軾還說“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

15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四庫全書》本）卷三。題云《子瞻尚書惠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賦十二韻以謝》。詩文曰：“端溪千仞涵明星，號山木古藏陰靈。蘇公贈我此二寶，使我坐臥瞻雲屏。我觀天地間，有物皆流形。或從清空入幽谷，中夜隕石翻塔莫。齊諧志怪不能狀，欲說但恐同優伶。公遊浙江探禹穴，長嘯宇宙臨滄溟。手攀天河弄星月，醉落大筆還微醒。故分星月入我室，光照窗戶風生庭。長林偃絕壁，晚色寒青冥。似聞洪濤卷萬木，直幹不折當風霆。玄雲欲落雪，夜久孤燈熒。報贈愧無青玉案，苦吟徒使鬼神聽。”

形”，可見蘇軾能將月石風林屏、涵星硯的形狀，比擬天上的月亮經歷了房、心、尾三個星宿之後，而落到箕星身上；這顯示著蘇軾對東方青龍、北方玄武二象的星宿是十分熟悉與瞭解的，當然也明確地知道，斗、牛二星宿在不同的時間裏在夜空的位置。如果將屏上的圖案與硯裏的星象聯繫一起，就正好是二月仲春夜天的星月情景；東坡描述的情形跟天上的星象是一致的，沒有錯誤，而這是他僅從想像中就得出的描述呢！可見蘇軾是知道月亮的位置與天上星宿的相對位置與距離的。

其實，蘇軾生平與“斗、牛”星宿有不解之緣，因為蘇軾的生辰就跟“斗、牛”相關。東坡有一首《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說：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
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為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¹⁶

蘇軾說“生時宿直斗牛箕”，將“箕”星放在“斗、牛”之後，應該是因為押韻的需求，而不是他不知道原來的順序是“箕、斗、牛”。而蘇軾出生時的命宮就是“斗、牛”星宿。在東坡在《志林》裏，有《命分》一條說：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¹⁷

謝晉臣是一位方士，能根據人出生時的時辰八字，推算出那個人一生的盛衰順蹇；蘇軾也曾經請他測算一下，所以就告訴謝晉臣自己的出生時辰是“生時宿直斗牛箕”。而從《志林》所記，可知且蘇軾清楚知道自己的生辰、月宿跟韓愈

16 《東坡全集》，卷二十五。

17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志林》。此說也見於《四庫》本《東坡志林》卷一、東坡《仇池筆記》等書中。

相似,都是月宿直斗、牛,所以,他才自謂與韓愈一樣,平生多得謗譽。¹⁸換言之,蘇軾對於“斗、牛”星宿的熟悉程度,應該超過其他的天文星象的。

蘇軾對於二十八星宿的熟悉,還可以擴張到星宿與分野的對應關係上。蘇東坡有首《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的詩,詩文說: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自注: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

二鮮于君是指鮮于子駿的兩位兒子,迂叟就是司馬光,所以,蘇軾自注說如此。《史記·天官書》說虛、危星的分野是青州,《漢書·地理志》說齊地是虛、危之分野,《淮南子·天文訓》也相同,《星經》說:“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可見蘇軾對於二十八星宿對應輿地分野,是十分清楚正確的。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再舉一例,東坡有《鳳翔醮土火星青詞》,其文曰: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

18 蘇軾跟韓愈出生相似這件事情,在宋代就有人提到了。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九,有“命在磨蝎”條說:“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宋·葛立方撰《韻語陽秋》卷十七也說:“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謹。’則知太陰在磨蝎,主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爲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則是東坡亦磨蝎爲身宮,而乃云‘磨蝎爲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常算五星者,以謂命宮灾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於退之。”

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蕝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謀夕。

蘇軾在青詞中說“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首先要知道“熒惑”星就是五大行星中的火星，古人很早就有在觀測五大行星，而每顆行星的運行速度都不盡相同，所以，在地球上觀測五大行星運行時，會產生行星有順行、逆行、停留等的觀察感覺。“熒惑”星也是這樣，大部分時間是順行，少部分時間會逆行，有時則會停留。“熒惑”星在古代人視為災禍、惑亂的星星；《史記》說：東井、輿鬼的分野為雍州；《淮南子》說東井、輿鬼的分野是秦國；《漢書·天官書·地理志》同。所以，蘇軾說當熒惑星次於東井宿時，秦地雍州的老百姓就有災禍了。這也顯示了蘇軾對星宿與分野對應關係的嫻熟程度，非一般人可比的。

五、“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合理解釋

從以上蘇軾撰作《東坡書傳》，註解《尚書》中的天文名詞，表現出他對天文認知的系統性瞭解；還有在他的詩文裏，更明確地知道，蘇軾對這些天文知識所具備的程度，是如此的正確與精準，而隨意揮灑，順手拈來，運用在詩文中，又是那麼地恰到好處；在在都證明蘇軾並不是一位不通天文的讀書人，而且更由讀書進而以生活實踐加以印證過的。尤其是他對“斗、牛”星宿的深刻認知，實在絕不可能懷疑他在《前赤壁賦》裏會隨意亂寫錯用的。

其實，凌廷堪也應該知道蘇東坡對天文是有瞭解的，所以才說“昔人謂梅花開於孟春時，昏，參中，夜半則參沒。《龍城錄》所云：‘天曉月落參橫者誤。’故東坡作《梅花詩》，特云‘耿耿獨與參橫昏’以正之；然則東坡蓋知縣象者”。不過，凌廷堪卻沒有如筆者一樣，從蘇軾所著作的《東坡書傳》，還有其他詩文裏去找出更多的論證，就妄下評論，說東坡不知縣象，因而誤導後人，真可謂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不夠周延,不足為訓。

既然蘇軾是一位嫺熟天象的學者,對天文現象有如此的瞭解,那麼他為甚麼會在《前赤壁賦》寫出“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呢?

筆者以為,這應該是蘇東坡認為“斗、牛”二星宿在天上二十八星宿中,具有代表性的涵義,可以借代為天上所有的星宿。清朝查慎行撰《蘇詩補註》卷四十八有《暮歸》一詩說:

牛羊下已久,寂寞掩柴扉。水鶴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¹⁹

這“天濶斗牛微”句裏,明顯並不是說斗星、牛星,而是泛指在廣闊浩瀚的夜空中,星光微弱罷了。

當然,我們還可以問,“斗、牛”真的那麼有代表性嗎?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的,因為古代的人對“斗、牛”具有特別的印象,有“氣衝斗牛”這個成語。清代鄧志謨《古事苑定本》卷七有一段記載說:

晉張華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也。”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掘獄,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留一自佩,遣使送一與華。²⁰

這個傳說的故事,我們大可以姑妄聽之,然而“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的陳述,以今日的天文學來看,倒是有真憑實據的。我們傳統的斗宿的位置,其實就是我

19 這首詩有人認為不是蘇軾的詩。如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苕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也,《備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而明朝李蓀編《宋藝圃集》卷三,蘇軾二百四十五首中也有此詩。兩說各執一詞,不可定論。詩中的確是將“斗、牛”借代為所有的星星。

20 清鄧志謨:《古事苑定本》(清康熙蘭雪堂刻本),卷七。

們現在所處的銀河系的核心,也就是人馬座的位置。下面是銀河想像圖²¹：



銀河的星系基本是由三條旋臂所組成,而我們的太陽系,是在其中一條旋臂的外圍,斗宿的位置(人馬座)就是銀河的核心。在那裏,有很頻繁的星體活動,老星球的死亡,新星球的誕生,所以,常常會發出異樣的光芒。所以,古人夜觀天象,經常可以發現“斗、牛之間”有異光衝噴的現象,這是其他的星宿所沒有的特異處。上述張華的傳說只是其中之一的記載事例而已,可見“斗、牛”二星宿在古人心目中,的確是具有特殊的代表性。

那麼,蘇東坡在《前赤壁賦》裏說:“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就是用了這種“借代”格修辭的用法,說“月亮從東山升起,在夜空中,與滿天繁星優遊共舞”罷了,其中並不牽涉到星、月之間的位置、距離的是非對錯問題。學者或教師也可以釋懷了,坡仙依然高妙如昔。

(作者: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1 人民網 people20150605 下載。網址如下: <http://scitech.people.com.cn/BIG5/8642317.html>

引用書目

- 王英明：《曆體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孔安國傳：《尚書孔傳》。臺北：新興書局，1991年10月，校相臺岳氏本。
- 李如箴：《東園叢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李袞編：《宋藝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范祖禹：《范太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胡子：《漁隱叢話前、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查慎行：《蘇詩補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高振鐸主編：《古籍知識手冊(3)——文化知識》。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
-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復旦大學藏嘉慶十八年張其錦刻本。
- 陳善：《捫蝨新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張爾岐：《蒿庵閑話》。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徐氏真合齋磁版印本。
- 彭大翼：《山堂肆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葛立方：《韻語陽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鄧志謨：《古事苑定本》。中國基本古籍庫，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蘭雪堂刻本。
- 韓愈撰、魏仲舉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蘇軾：《東坡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蘇軾：《東坡書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The Astronomical Problems in Su Shi's *Dong Po Shu-Zhuan* and His Other Poems, With Respect Mainly to “The Former Ode for the Red Cliff”

Tsai Kenhsia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 and poet in Song Dynasty, Su Shi's “The Former Ode for the Red Cliff” is a popular literary work and has often been chosen in the nowadays textbooks as a masterpie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Ling Ting-Kan and Zhang Er-Qi of Qing Dynasty doubted that the astronomical knowledge of the two sentences —— ‘the moon rose from behind the eastern mountain and lingered between the Dipper Mansion and the Ox Mansion’ —— in “The Former Ode” was erroneous. In this paper, Su Shi's *Dong Po Shu-Zhuan* will be examined with respect to his ability in astronomy, and then his other poems with relevant astronomical description will also be checked. After being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Former Ode,” we can determine whether Su Shi's astronomical knowledge was in error, or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that he wrote s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Su Shi's astronomical knowledge was of high level and he just used “the Dipper Mansion and the Ox Mansion” as a metonymy for all the stars in heaven.

Keywords: “The Former Ode for the Red Cliff”, metonymy, the Dipper Mansion and the Ox Mansion, Twenty-eight Star Groups, Astronomy